

张玉环杀人案 26 年后再审改判无罪

江西省高院负责人向张玉环赔礼道歉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8月4日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张玉环无罪。

张玉环是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官圳村委会镇头岭张家村村民，今年53岁。1993年12月，时年26岁的张玉环被指控杀害同村两名男童。1995年1月，张玉环因故意杀人罪，被南昌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1年11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张玉环提出申诉，并于2017年8月22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刑事申诉书。2019年3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2020年7月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为作案工具的麻袋和麻绳，经查与本案或张玉环缺乏关联；原审认定被害人将张玉环手背抓伤所依据的人体损伤检验证明，仅能证明伤痕手抓可形成，不具有排他性；原审认定的第一作案现场，公安机关在现场勘查中没有发现、提取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痕迹物证；张玉环的两次有罪供述在杀人地点、作案工具、作案过程等方面存在明显矛盾，亦未得到在案物证的印证，真实性存疑，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除张玉环有罪供述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玉环实施了犯罪行为，间接证据亦不能形成完整锁链。原审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认定张玉环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张玉环有罪。对张玉环及其辩护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应当改判张玉环无罪的意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采纳。据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前述判决，宣告张玉环无罪。

至此，张玉环失去自由已达9778天，成为国内已知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无罪释放当事人。

宣判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代表该院向张玉环赔礼道歉，并告知其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1 涉杀人案被判死缓

时间回到26年前，1993年10月24日午饭时，张家村的两名男童——6岁的张某荣和4岁的张某伟失踪了。

一时间，整个村子都开始帮忙寻找两个孩子，第二天上午，张某荣和张某伟的尸体在距张家村北约2华里的下马塘水库里被发现。

根据进贤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事后出具的破案报告，两男童尸体打捞上来准备下葬时，有村民发现两男童的脖颈处有他杀痕迹。在对全村61户村民逐户排查后，警方将张玉环锁定为“犯罪嫌疑人”。警方在破案报告中写道：张玉环在接受警方询问时，“神情紧张，不停地两手搓擦”，对自己手上的伤痕解释不清。

10月27日，两名男童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张玉环被收容审查。

据辩护律师尚满庆介绍，审讯期间，张玉环共做出了六份笔录，其中两份是有罪供述。

第一份有罪供述形成于1993年11月3日，询问笔录显示，张玉环自述，事发当天，他看到两名受害男童在本村一处水塘边玩耍，想起张某荣曾偷倒过自家的油盐，自己找其父母理论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便想趁机教训他，并随之起了杀意，最后在水塘旁的菜园处，用在水塘边捡来的“蛇皮袋做的绳子”勒死了张某

荣。为了灭口，将张某伟也一并杀害。

在当年11月4日作出的第二份有罪供述中，张玉环此前交代的杀人地点变成了自家住宅，杀人工具变成了自家“屋檐下一根用封麻袋口的绳子纺成的大人手指粗的麻绳”，杀人起因则是看到张某荣和张某伟在自己屋前将阶檐上的土往下面扒后，联想到张某荣以前打过他儿子，还倒过他家的油、盐，进而对两个孩子起了杀意。

在这两份有罪供述中，张玉环交代的杀人地点、杀人工具和杀人动机均有所出入，但最终，它们一并成为警方据以认定张玉环故意杀人的主要证据。

1995年1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依法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玉环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5年3月，江西省高院发布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南昌中院重审。

2001年，南昌中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张玉环再次提出上诉，同年11月，江西省高院驳回了他的上诉。张玉环随之被送往南昌监狱服刑。

2 持续近27年的申诉

司法机关认定张玉环有罪的证据主要是他的两份有罪供述，但张玉环辩称，那两份有罪供述都是在警方刑讯逼供和以家人安全相要挟下做出的。

在一份申诉状里，张玉环曾详细讲述了他被刑讯逼供的经过。

一审判决书显示，张玉环曾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是冤枉的，杀人罪行是被公安局办案人员屈打招认的。但南昌中院认为，“张玉环辩称冤枉，纯系推卸罪责，不予采纳。”

在等待终审判决的六年里，张玉环被羁押于进贤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管教干部和普通犯人都管他叫花生米，因为他是死刑犯，大家管挨枪子儿就叫挨花生米。”张当年的狱友黄冠明说，2001年，黄冠明和张玉环一起被羁押于进贤看守所，两人在同一个监室里待了10来个月。

黄冠明记得，那段时间里，张玉环精神负担很重，常常闹绝食，碰到领导模样的人就砸门喊冤。在看守所里，张玉环很喜欢和有文化的人讲自己的案情，让别人指导他怎么写申诉书。

黄冠明告诉记者，他曾经问过张玉环，那件事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张玉环说，“我根本不会做那样的傻事。”

二审判决结果宣布后，张玉环由进贤县看守所转到南昌市监狱服刑。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回忆，初到南昌监狱时，张玉环经常故意不完成分配给他的裁剪衣服的任务，甚至多次剪坏衣服，为此被关了几次禁闭。

探监的时候，张民强告诉张玉环，“如果事情真是你做的，判个死缓就谢天谢地吧；如果不是你做的，你就继续写材料申诉！”

张民强说，他每次探视都会给弟弟带去一百个信封和一百张邮票，他让弟弟每周给相关申诉单位写一封信。

张民强说，经年累月下来，张玉环自己寄出的信至少有上千封，经他的手寄出的也有两三百封。

2017年，律师王飞和尚满庆接手了这个案子。2018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张玉环案启动立案复查。2019年3月，江西省高院决定再审张玉环案。

3 四分五裂的家庭

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回忆，得知张玉环被定为凶手时，她当时哭着瘫软在了路边，不停对身边人说“这绝不可能”：她不相信丈夫会无故杀死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两个邻家孩子。

宋小女在家排行老七，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结婚前，母亲跟她说，“你是老实人，嫁人也要嫁个老实人。”宋小女说，经人介绍，张玉环成了母亲心目中的理想女婿，1988年，两人结婚，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陆续有了两个儿子。

在她眼里，张玉环是个既能挣钱，又会顾家，对自己百般迁就、疼爱的丈夫。

宋小女说，她从小身子弱，没干过什么农活儿，结婚后，地里的活儿全归了张玉环，她只负责照顾两个孩子。农闲时，张玉环凭着一手木匠手艺，偶尔会去福

建、上海接几单木工活儿，补贴家用。

张玉环被警方定为凶手后，被害家庭的责骂、同村人的冷眼接踵而来。

“事发以后，村里人对她家人看法很不好，没人再愿意和他家来往。”张家村村民张丁玲说。

1994年下半年，宋小女把两个儿子留给家人照顾，一个人去了深圳，在位老乡的餐馆里刷洗餐具，打点后勤。

1999年，经家人介绍，宋小女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在决定和他一起生活之前，宋小女和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无条件地对她两个儿子好，二是，无论她什么时候想去看望张玉环，他都不能拦着。

2012年，宋小女和张玉环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4 近27年首次回家

8月4日下午6点40分许，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张家村，随着村口一阵阵鞭炮声响起，张玉环被法院宣判无罪回到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身披红绸带的张玉环与家人相拥而泣。

法院宣判后，张玉环在监狱被接到进贤县一家宾馆洗澡后回家。4日下午6点40分许，回到家中的张玉环身披红绸带，下车的第一声连问：“妈妈呢？妈妈呢？”见到母亲后，张玉环与母亲、前妻宋小女、儿子们相拥而泣。张玉环随后看了看自己家的房子说：“我的房子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当年都是好房子。”

张玉环的大儿子张宝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坚称自己是冤枉的。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我总有一天会被平反的。你们兄弟俩照顾好自己，等着我出去。”他明白我们过得不

好，非常担心我们，每次见到我们，他都哭得很伤心。

“这些年，我母亲、我大伯等全家人都在为洗刷我父亲的冤屈而奔走，申冤之路非常坎坷。这不仅是我父亲的冤屈，也是整个家族的冤屈。自我父亲入狱以后，我们兄弟俩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差，也没读什么书。”张宝刚说。

“父亲含冤入狱27载，改变了我父亲的人生和整个家庭。这对我们整个家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张玉环的二儿子张宝仁说，在我懂事以后，每天都在梦想着与父亲团聚的一刻。自从得到8月4日会宣判，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因为等这一天，我们等的太长了。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重庆晨报》